

漫步书林

郑振铎

漫步书林目录

序

王楫农书

刘基：多能鄙事

世名氏：吾家必用事於金集

郝增：便民图纂

世名氏：墨娥山歌

汪懋孝：梅史

谈书

余象斗：列国志付

玄暉：残暇格物编

井田图



漫步书林

郑振铎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步书林/郑振铎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ISBN 978-7-101-06390-5

I.漫… II.郑…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447 号

书 名	漫步书林
著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8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390-5
定 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值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编选郑先生的书话文字，辑为《漫步书林》初、二集，于近期陆续印行，作为对郑振铎先生一生致力于祖国图书文献事业的纪念。

初集收录访书、读书随笔，另及序跋等作；二集收录访书日记（含《求书目录》）、《劫中得书记》（含《续记》）、《西谛题跋》（摘录）等。书中文字，主要依据《郑振铎全集》、《西谛书跋》、《郑振铎日记全编》，另以《痴庵集》（上海生活书店 1934 年初版）、《欧行日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4 年初版）、《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 1951 年初版）、《劫中得书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初版）、《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1988 年初版）诸书作参考，部分文字据原始发表报刊或初版单行本校订。

编选过程中，多蒙郑振铎先生哲嗣郑尔康先生支持与帮助，谨致谢忱。由于我们学识所限，书中难免疏漏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目 录

- 1 读书杂记(摘录)
- 7 钞本百种传奇的发见
- 12 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见
- 19 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
- 48 失书记
- 51 蛰居散记(摘录)
- 61 敌伪的文物那里去了
- 66 保存古物刍议
- 77 关于《永乐大典》
- 82 地下出土的书籍
- 85 漫步书林

- 120 插图之话
- 138 访笈杂记
- 146 关于版画
- 156 谭中国的版画
- 169 略谭中国之彩色版画
- 174 鲁迅与中国古版画

- 179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 227 邹式金杂剧新编跋
- 232 《北平笺谱》序
- 234 《中国版画史》序
- 248 附:《中国版画史》编例
- 251 《十竹斋笺谱》跋
- 254 跋《唐宋以来名画集》
- 263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跋
- 271 《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
- 275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总序
- 280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内跋四则

附录

- 288 书之幸运

读书杂记 (摘录)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见,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

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有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见，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见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见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裨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末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原载 1929 年 1 月《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1 号）

元刊本琵琶记

元刊本的小说，今已发见了几种，元刊本的戏曲，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外，又有《琵琶记》等的发见。这种发见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是极可注意的。元刊本的小说，《三国志平话》已印行，其余几种，大约不久也可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早已印行。元刊《琵琶记》也已由武进董氏用珂罗版印行。全书二册，的是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我很怀疑，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我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以为这是元物。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末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我总有些疑心，不能就相信这话。说这话的人却十分相信董氏的精细诚实，所以便一口咬定这些插图决非明物。我也素来佩服董氏刻书的谨慎精密，所以也姑且赞同他的话。后来，我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的《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我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的插图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吧。”过了一年，我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我将这图示给我的那位朋友，他才哑然无言。像这样的印书，似乎不十分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也许竟会有人据此而讨论元代插图的价值与笔致的，那不是大可笑的事么？在这一点，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附图（原本有图与否，不可知，须请董氏说明）；如必须附图，也须慎重的声明，这些插图本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决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听说这一类作伪的事不少，长沙叶氏便是一位惯于作伪的人（？）。很希望收藏家，研究

者们能够随时指摘他们出来。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原载 1929 年 2 月《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2 号）

书目长编

关于书目的书目，前几年只有李之鼎，周贞亮的《书目举要》，很可怜的，不过是薄簿的一本。我们看 British Museum 或 Bibliothèque National 所有的“书目的书目”都各有三四个巨册，真未免有些惭愧。近来做这个工作的人不少，但都不见有成书。去年，北平的邵瑞彭诸君，有《书目长编》的出版。初闻这个书名，我们都很高兴，颇想立刻能够读到它。等得由邮差递到我手中时，却仍是那末薄薄的，不过由一册而变为两册而已。共有一千三百余条，较李氏的《举要》，已增加了不少，但仍不免有许多遗漏。邵氏的序说，“兹编之成，其文盖远绍《七录》簿录类，其意则窃比谢氏《小学考》”。我们初见“长编”二字时，也是这样的想望着，结果却仍是极简率的一条条的书目，绝不是什么《小学考》一类的著作。

进一步去看它的内容，他们将书目分为四大类，（一）贮藏类，又分为公藏私藏二类；（二）史乘类，又分为正史，备采，通载等五类；（三）征存类，又分为门类，征阙，征引，著刊，版片，经眼，劝学等九类；（四）评论类，又分为流略，掌故二类。其强立名目，破碎无当之处，颇使人有不及李氏《举要》的简要之感。最可笑的是史乘类中的“备采”，“凡备正史之采用者属之”；《国史经籍志》（焦竑），《千顷堂书目》（黄虞稷）原来是“备正史之采用”的！“通载”“凡备列古今者属之”。《天下古今书目》以及《通志》的《艺文略》，《文献通考》的《经籍考》，果然是“备列古今”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难道便不是所谓“备列古今”的么？征存类的“门类”一门，也殊无谓。《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经籍典》一部分，乃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竟分列为六十五

条,这是什么意思?评论类的“流略”门,竟列入《古今伪书考》,《图书馆学》,《世界图书分类法》,而“掌故”门竟列入《儿童图书馆之研究》,《图书馆指南》,以及《图书馆管理法》,《图书馆学季刊》。这又是什么意思?“书目的书目”一类的书,原自有其范围,殊可以不必滥入“图书馆管理法”一类的书以扩充自己的篇幅的。又,许多“论书籍的书籍”,如《书林清话》,以及其他论文,如《清代私家藏书概要》之类,都不应该列入其中;所谓“书目的书目”只是“书目”的“书目”而已!如必不忍对于这一类的书割爱,也有“附录”在。希望将来编者将此书再版时,至少须先看看几本靠得住点的“图书分类法”。其他小疵,都可以不必提及。

(原载 1929 年 3 月《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3 号)

投笔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见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跃。这一种传奇便是丘璿的《投笔记》。璿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罗囊》),《举鼎》,《五伦》,《投笔》诸记。他的《香囊记》是否即为《六十种曲》中的《香囊记》(相传是邵给谏所作的),我们已不可知。《举鼎》,《五伦》其存亡已在不可知之数。《投笔记》的发见,对于研究丘璿的人确是一个大消息,即在“传奇史”的初期上,也确是一个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人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西洋记》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见,我们也可想像,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的手注的东西吧。

《投笔记》分为四卷,三十九出,叙的便是班超投笔从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失志,义士赠金,奸人诬陷,封赠团圆的“传奇套子”。

似乎明人的传奇，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读者演者的同情一样。其布局的“烂调”，有似于“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诸小说。即汤临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说别的作家了。琼山的《投笔记》也是一部沉没于这个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不过是许多平平的明人传奇中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笔记》的第一出“引戏”的末所唱的“家门”中，已把全书的提要说得很明白：

〔沁园春〕后汉班超，学通文武，早岁孤穷。为甘旨无给，佣书朱户；包羞忍耻，顿挫英雄。投笔归来，得逢相士，指点携书拜九重。承诏命，独持汉节，远使到西戎。奸谋忌劾超功。有老母遭冤病狱中。幸贤妻割股，大家上疏；妻来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国，定远元功万里封。归故里，一家欢会，旌表励精忠。

更有四句话是：

邓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义重交游。曹大家为嫂上表，班仲升投笔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说出：“推世道，有更变，有乘除。风云万里，大鹏展翅只须臾。……试看《投笔记》，方显伟男儿。”那也不过是很平凡的对于穷通显达的通俗的见解罢了。

（原载 1929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4 号）

钞本百种传奇的发见^①

我十余年来，颇致力于中国古代剧本的搜集。中国戏剧的历史，虽不若希腊、印度的长久，却也有了千年左右的寿命。在此千年中，戏剧及戏剧作家，虽不常为正统派文人所注意，而其成就却是很可惊异的。历代的剧本的创作，就今日已知者而论，已在四千部以上。这是文学史上极伟大的资产，不容得我们不加以特殊的研究的。但古剧传本，泯灭者多，而流传者少。臧晋叔的《元人百种曲》虽已蔚为大观，而取录实不及已知元剧的五分之一。宋、元、明戏文传奇，传世者更少。汲古阁之《六十种曲》，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其他，刊剧较多者，若富春堂刊传奇，文林阁刊传奇各凡数十种，虽篇幅较富，而散逸过半，今存者亦寥寥无几。明末清初实为传奇全盛时代，数十百年间，作者无虑数十人，每人作品，多者至三十余种，少者亦有三五种。而这时代的剧本，却散失得最甚。朱佐朝作剧三十本，今人至欲见其一种而不可得，著名的《渔家乐》，也只是在选本中见到数出而已。朱素臣作剧十九种，今也仅有《十五贯》一种有传钞全本而已。张大复

① 后来知道这一百种的钞本乃是苏州张某从许之衡所借各家传奇传钞出来的。

所著二十三种，则除《快活三》有全本外，他皆未见。李玄玉所著三十余本，存者较多，但也只有“一人永占”四种及《眉山秀》一种存。其他诸人之作，阙失更甚。我们编纂明、清之际的戏曲史，因了资料的缺乏，几有无从入手之叹。

但“若有天幸”，在本年五月十一日的那一天，我却发见了百种以上的传奇与杂剧。这个发见于中国戏曲的研究上似是不无很大的关系的。兹略记其发见的经过与所获得的传奇的目录，俾留意于戏曲之研究者同深欣悦焉。

前一夜，在大雨滂沱中，我为了要看一部《牡丹亭》（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告诉我，他得到一种明刊的《牡丹亭》），跑到了四马路。这部《牡丹亭》只不过是“三妇评本”，并不是什么奇特的东西。这使我很失望。我无聊的踱到了来青阁，但也没有什么书可买。坐了一会，一位伙计，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道：“苏州寄来了一张单子，都是钞本的传奇，说是给郑先生看的。”一面他对别一个伙计说：“单子在抽屉里，拿出来给郑先生看。”

我对于“钞本传奇”云云，向来不大热心，因为实在看怕了无数的一无所用之传录的注满工尺的“唱本”。当时只是懒懒的答应了一下，“好的，请拿出来。”

当他们将四五张很长的“书目单”展放在帐桌上时，我才开始发见其重要。

仅见了：“《白兔记》，富春堂本，与汲古阁本及暖红室本异”、“《节孝记》，一名《黄孝子传奇》，元人撰，沈氏《南九宫谱》屡引之”这二条，我已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书单。在底下连续不断的见到了近百数十种的久欲见而终于未得见到的传奇的名目。有一部分，我是知道某人有藏本的，但限于借录，也并未得读。其中更杂有若干很平常的名目，像《六十种曲》本的《东郭记》、《蕉帕记》等等，乃至像《倚晴楼七种曲》一类的东西。这个书目共载有四百余种书而说明都是钞本。但我很不相信，为什么很易得的本子像《倚晴楼七种》、《藏园九种》之

类,也会藏有钞本。当时我便要了纸墨来,将自己所欲得的传奇名目,一种一种的钞录了下来,并在原书单上做了符记。钞毕时,已将近夜间十时,伙计们已将板门上了一半。我不能不走。我再三的吩咐伙计们立即将原书单寄回苏州,托他们代将我所要的那百十种书都购来,并说明价目即贵些也不妨。在归途中,我的心满盈盈的如占领一国一城似的胜利的骄傲。但同时又有些恐慌,不知有没有人比我更早的得到了这个消息,或更捷足的获得了它们。因为那书单是用复写纸录就的,一定不止一份。时时的在车中,将钞到的传奇名目再三的翻看着,在专心的搜求着古传奇杂剧的十余年间,几曾在同时见到过像这一种大批的待售的名目呢?那一夜,在大半夜的惊喜态度中过去,并不曾合眼。我决定在第二天绝早,即到苏州去。非自己跑一趟,恐怕不妥。第二天,果然去了。生平不曾有过那末热心忘倦的旅行。朝陵拜山的香客,或未必有此专诚吧!到护龙街见到了杨寿祺后,方才知确有其事,确有其书。午后,因了宋先生的引导,到了售书之家去选书。路并不很近。沿途的车中,心是更忐忑的不宁,惟恐不成。在见到了一堆堆的确是钞本的无数传奇后,我们细心的选拣出自己所要的下面百十种传奇杂剧来:

《节孝记》(即《黄孝子传奇》)(元人撰)《东窗记》(传钞富春堂本)《云台记》(传钞富春堂本)《白兔记》(传钞富春堂本)《跃鲤记》(陈熊斋撰)《胭脂记》(传钞富春堂本)《连环记》(王济撰)《双忠记》(姚茂良撰)《白蛇记》(郑国轩撰)《白袍记》(传钞富春堂本)《升仙记》(传钞富春堂本)《孤儿记》(元传奇)《金貂记》(无名氏撰)《赤松记》(无名氏撰)《牧羊记》(无名氏撰)《举鼎记》(丘璿撰)《一种情》(沈璟撰)《桃符记》(沈璟撰)《双鱼记》(沈璟撰)《三祝记》(汪廷讷撰)《天书记》(汪廷讷撰)《虎符记》(张凤翼撰)《崖山烈》(朱九经撰)《人中龙》(盛际时撰)《渔家乐》(朱佐朝撰)《艳云亭》(朱佐朝撰)《三报恩》(毕万侯撰)《竹叶舟》(毕万侯撰)《天马媒》(刘方撰)《绾春园》(沈嵎撰)《青虹啸》(邹玉卿撰)《未央天》(朱素臣撰)《聚宝盆》(朱素臣撰)《翡翠园》(朱

素臣撰)《十五贯》(朱素臣撰)《朝阳凤》(朱素臣撰)《重重喜》(张大复撰)《玉鸳鸯》(周坦纶撰)《醉菩提》(张大复撰)《吉祥兆》(张大复撰)《英雄概》(叶稚斐撰)《长命缕》(乐胜道人撰)《易鞋记》(陆采撰)《元宵闹》(李素甫撰)《遍地锦》(姚子翼撰)《太平钱》(李玄玉撰)《千钟禄》(李玄玉撰)《鸳鸯棒》(范文若撰)《花筵赚》(范文若撰)《鹦鹉墓贞文记》(孟称舜撰)《分金记》(叶良表撰)《幻缘箱》(邱园撰)《宵光剑》(徐复祚撰)《升平宝筏》(张照撰)《月令承应》(张照撰不全)《九九大庆》(张照撰不全)《鼎峙春秋》(张照撰不全)《望湖亭》(沈自晋撰)《满床笏》(无名氏撰)《四友记》(无名氏撰)《罗衫记》(无名氏撰)《出师表》(无名氏撰)《一合相》(莱溪居士撰)《凤求凰》(澹慧居士撰)《偷甲记》《鱼篮记》《拾醋记》等八种(范希哲撰)《忠孝福》(黄兆森撰)《斗鸡讖》(孔广林撰)《温经楼杂剧》三种(孔广林撰)《阴阳判》(查初白撰)《续牡丹亭》(静庵撰)《碧天霞》(徐昆撰)《后西厢记》(撰者未详)《红楼梦》(范玉卿撰)《称人心》(陈二白撰)《双翠圆》(夏秉衡撰)《钗钏记》(月榭主人撰)《喜逢春》(清啸生撰)《苏台雪》(秋江居士撰)《琼花梦》(龙燮撰)《十二金钱》(谢堃撰)《扬州梦》(清宗室岳瑞撰)《鸳鸯绦》(海来道人撰)《庆有余》(无名氏撰)《倒浣纱》(无名氏撰)《玉梅亭》(无名氏撰)《潜龙佩》(无名氏撰)《双美缘》(无名氏撰)《平巢记》(无名氏撰)《意中人》(无名氏撰)《风流配》(沈君谟撰)《金花记》(无名氏撰)《莲花会》(无名氏撰)《玉蜻蜓》(无名氏撰)《金兰谊》(无名氏撰)《倭袍记》(无名氏撰)《葫芦幻》(无名氏撰)《迎天榜》(无名氏撰)《百子图》(无名氏撰)《三奇侠》(无名氏撰)《景园记》(无名氏撰)《落金扇》(无名氏撰)《锦绣旗》(无名氏撰)

以上百十种的传奇与杂剧的钞本是并不易得的。其中有许多从来不曾有过刻本,有的连名目也是初次见到。更可喜者,沈璟之作有三种,汪廷讷之作有二种,朱素臣之作有五种,张大复之作有三种。毕万侯、朱佐朝之作各有二种……是诚大可惊奇的发见!若信若疑的“梦境”是终于实现了!经了好久的论价,与杨寿祺君的慨然的有

力的帮助，这个不平常的交易是终于成功了！在归车中，我是“满载而回”。

暮色苍茫，湿空中充满了雨意。青绿色的树木与稻田，变得格外肥茁的，翠嫩鲜妍，有若新沐。一般浓厚的春意从车窗中透入。

我心中更充满了无限止的生的喜悦。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一笔书债要如何的偿还法。

儿童时代以后，从来不曾有过像这样不倦的喜悦的旅行。

（原载 1931 年 6 月 15 日《编辑者》第 1 期）